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之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我太祖高皇帝祀天地于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祐皇帝廟號熙祖妣曰祐皇后

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大誥天下。

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旣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騁土豪傑分爭。朕本准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相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鍾山之陽。卽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

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以昭寶立妃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旣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喁喁無所顧告天乃命我太祖皇帝肅將威武征伐不道於是拾宋撥秦掣趙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改宣徽院爲光祿寺○詔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可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筮豆

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孟觥每事皆八，朱漆盤益二百四十，及揮拋枕簟篋筥，幃幔浴室皆具。

蒙古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者民李子成率衆詣湯和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相繼皆降，遂移師進攻延平。

丁丑大宴羣臣于奉天殿

宴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旣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

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方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徃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帝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疾况天下國家之重豈許頃刻而忘警畏耶○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臣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

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益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爲治。○上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聖明之君，樂聞忠諫，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上又諭羣

臣曰忠臣愛君謹言爲國益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
切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
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
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諫以匡
朕不逮若徒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戊寅帝自舊內遷新宮○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帝曰昔聞中書及
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帝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
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棹豈
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

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
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
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
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
古者官不必備惟賢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
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
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若江充之專可謂明鑒朕
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体君臣
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乃命詹同等取東宮官制觀之
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
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

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壁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仍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畱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任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管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怠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徂於安逸軍務之事多忽而

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改中書省官制。○定尚寶司官制。

初設左右相國。今改左右丞相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其屬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都事各一人。中書舍人二十人。

初設符璽郎。今改爲尚寶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

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扈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伍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勲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曰陪供執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繫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諭省府大臣戒驕盈保富貴

諭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
輔國以享祿位朕常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
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
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輔
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至承平之後舊臣
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
日淫以致于敗古人致敬器於座側以戒其驕盈耳汝
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
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
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吐心
奉奉為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

馭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時皇太子侍側上詰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原因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警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與○上朝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

有天下戰陣之際橫催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
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
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
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
思治安猶飢渴之望飲食則殘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
未蘇若更毆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
之乃反害之且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恩若徒事
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
隱天下蒼生之福也○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
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
緒焚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

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人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毋忽也。○上與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押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利者。多從其說。徃徃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

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置中山衛指揮使司，以周立爲指揮使。○置濟寧左右二衛。○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諭天下來朝府州縣官。

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

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寬簡無踵前弊矣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遣之○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帝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用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如

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植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顛首曰。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今日天下之幸也。

壬辰我師克建寧。

征南將軍胡廷美。

即廷瑞以避御字改名

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

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忝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眾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與挑戰。達里

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諳。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無所犯。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

庚子湯

和克延平

統蒙古平章陳友定送京師伏誅。

先是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至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

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於衆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飭軍校巡城，晝夜不少怠。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卽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叅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迺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

外值大雷雨復甦賊聚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

友定

友定至京師

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爲爾竊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黎民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爲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是月彗星見于昴畢○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

上勅禮官翰林院太常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

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園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園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園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涇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

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立春立夏夏季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主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

議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焉宋太祖乾德元年
冬至合祭天地于園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
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
元初用其國俗拜天於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
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
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
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郊冬至則祀昊
天上帝於園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祀方丘之說曰
按二代祭地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
以夏至日禮之於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祭故
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

之園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
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
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
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則祭祀乃所以親地也書曰
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
命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
代之正體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於緯書而謂夏至
於方丘之中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圻之壇祭神州之
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寬舒
議立后土祠於汾陰惟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於
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

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正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之說。曰。傳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廟。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然也。若夫

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閒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以陵側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祠於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於南。

陽春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樽林太守高祖
存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
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文廟由是同
堂異室之制至於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
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
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高
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
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
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至太祖追尊僖順翼
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
寧中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室而

不祧者五宗。崇寧中主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于燕京。以太祖居中爲不遷之祖。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之說曰。周制少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祗。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朝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

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羣
姓而立者，大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
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
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
周棄。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
祠。光武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
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于含光門之右。仲春
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
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
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
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蒙古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征南將軍湯和遣使傳檄至漳州。元達喜。花赤迭理迷實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砍印章。引刀自刎。而歛總制陳馬兒以城降。湯和命指揮李執中守之。

癸卯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叅政朱亮祖副之。亮祖由海道取廣東。

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

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瑄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

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

征南將軍胡廷美遣建寧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遂納款。泉州郡縣聞之皆相繼降附。

丁未詔以大牢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禁
士民易姓氏爲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於是百有餘年
於俗悉復中國
之舊。○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及所屬荏平等縣皆降。○甲
寅楊璟遣千戶王廷取寶慶。遂下之。

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我師已克寶慶。旣
而復爲故陳友諒遁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次郡陽。
茱萸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周文
貴遁去。遂下其城。畱兵守之。

丁巳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赴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
伐。○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興帥師會廖永忠征廣
東。

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
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田韶州。直
搗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旣下。合
兵以取廣西。先聲旣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
殺掠。

命書議役法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
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
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等十八
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
二百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
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
者暫借其力至於不及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丙寅徐達平樂安

初樂安俞勝納款徐達禮而遣之勝既歸陽爲附順陰
實從元達乃遣其郎中楊子堆等回樂安名爲造作軍
器徵糧草實欲陰察其所以勝果拒命而叛達等遂進
師攻之師至濟陽指揮劉寧獲勝偵卒二人達斬之而
進丙寅達等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壩以進
明日俞勝部將朱鎮撫等報說勝已遁去達等率師趨
樂安營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降樂安平令指揮

華雲龍守之。副將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追勝不及獲其將朱右丞而還。既而有報元丞相也速平章忽林台等軍至達率兵出戰。元兵敗走追奔八十餘里殺傷甚衆。生擒樞密院判脫歡并軍士數百人獲馬三百匹。

詔定宗廟時享之禮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惟春祭于各廟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後不若

養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兄其意謂兄侍膝下之日久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爲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諭侍臣審察讒佞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有忠諫之言如若難聽然有益如藥石讒佞之言如若易

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爲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因得肆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之言，則讒言可杜矣。○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介之士於萬乘之

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不能盡其詞。或吝卒不能盡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首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矣。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卽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畧不之究。尤見天地之量。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命選國子監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三月命

翰林儒臣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纂修女戒。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士申我師克全州

先是平章楊璟遣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兵取全州。至是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逃遁。州民遂以城

降於是道州莫及遜寧遠州土官李文御守藍山縣元帥黎茂陵等俱遣人請降。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州縣卒馬糧鹽布絹總數

凡獲卒三萬二千餘人馬一萬六千餘匹糧五十九萬七千餘石鹽五萬三千餘引布絹八萬七百餘疋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彫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復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

蒙古江西分省廣東左丞何真遣使奉表迎降

何真東莞人嘗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兵亂嶺南盜賊蜂

起真遂退而家居。及亂兵據惠州，真集義兵復之。以功受惠州路通判。時海南寇邵宗愚陷廣州，真率衆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廣東以真爲參政。又陞左丞。遂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聞湯和等平福建，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會廖永忠率舟師自福州白海道起，廣東真使遇我師，遂改真表請降，而遣人回報于真。於是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上賜詔褒之。

諭侍臣劉基兵事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上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亂。是以兩陣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

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
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陛下將之勝不
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其所難
也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
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闢竒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
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拘古法耶

蘄州進竹篋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
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篋固爲用物但未命
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竒巧則勞民傷財
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

獻

廖永忠師至廣東。何真率官屬見遂破邵宗愚誅之廣州平。

廖永忠舟師至潮州。何真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并所部圖籍。永忠至東莞。何真自率官屬出見。贛州指揮陸仲亨。畧定英德清遠。陽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驅眾棄城遁。仲亨等遂引兵會永忠于廣州。永忠師至廣州之龍潭。元將盧左丞遣鎮撫盧成納欵得海舟五百餘艘。軍士二千九百餘人馬三百匹糧五千餘石。命指揮胡通守之。邵宗愚聞王師入廣州。遣其黨羅元祥詣軍門降。本以覘軍勢而

實無降意。求忠謂之曰：欲降則來，毋虛言以相欺也。宗
愚遷延，累日竟不至。求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
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宗愚兄弟俱殘，暴嗜殺近
境，頗被其虐。嘗陷廣州，大肆侵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
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噬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新會縣
土豪黃彬、河源縣曹文昌、汲州廖仁等，復聚眾作亂，自
稱元帥。求忠復捕誅之。南海縣人麥康祖，以魘魅蠱毒
殺人，又捕斬之。廣州既平，求忠遂進兵取廣西。

追封參軍胡深爲縉雲郡伯

制曰：據忠効力，允惟勲舊之臣。崇德報功，宜厚追封之
典。表幽光於既往，昭大節於無窮。爰考彝章，用加寵數。

故參軍胡深，竒姿素稟，偉器夙成，文詞克著於英華，武事兼通於韜畧。朕創業江左，嘗駐師金華，乃得賢才以資任用，首居省幕，繼擢參軍，外則贊畫鼎鈞，內則周旋帷幄，恪恭乃職，廉潔有聲。重念括蒼之城，近接閩海之地，寇多侵擾，民弗寧居。俾率義師，鎮茲封域，每有保釐之助，卽無東顧之憂。柰何兵逼寇區，倉皇遇敵，然能身先士卒，慷慨以捐生。今茲七閩悉入版圖，所獲渠魁，已今囊鼓，惜爾不及見此，俾朕哀痛，致思是用，褒崇以旌勇烈，爾惟有嗣。朕念不忘，將世祿於厥家，庶永延于宗祀。欽服寵命，用慰幽冥，可追封爲縉雲郡伯。

丙戌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曾權以城降。○丙申

鄧愈至南陽。蒙古叅政王國寶、副樞喬珎等以城降。○徐
廷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先是左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及安豐破，復走汴梁。元汴
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嘗遣使諭以書曰：曩者
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
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
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
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
父母之國。合淝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
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
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旣已失策。

設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此，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上乃歸其母于陳州。至是，汴梁守將李克彝聞徐達至，召君弼謂曰：「公與南朝數接戰，孰其陣勢？今授公以兵，公前與戰，我從後乘之，何如？」君弼嘗感上歸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軍鋒不可當，吾見其陣，輒膽落，不能戰，故奔投至此。况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復受命，克彝無如之何。」乃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

彌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入汴城。副將雷常遇
春營于城外。尋命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達等率步騎
自中灤進取河南。

是月彗星出昴北。

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
成帝咸和七年十一月，彗惑守昴。八年七月，彗惑入昴。
占曰：胡王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月又犯昴。十一
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
疆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自是精於天文者，首
稱淳風。而其言如此，則昴爲胡星明矣。又言疆弱不關
於太微紫宮，則胡人雖入中國，僭大號，不得當正統。又

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淵乎微哉。迨我聖祖以正月卽皇帝位。復中國之正統。彗星卽見于昴畢之間。是月又出于昴北。至七月而元遂亾。除腥羶之舊穢。布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太平之瑞天也。○又按漢天文志云。昴畢間大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今彗出昴畢之間。蓋天厭胡人之混亂中國。故清而正之。而見其象於此天街之中。旣而又出於昴北。則是旣定於華夷之限。又驅而除之於化外也。觀其後歲在庚戌。平定沙漠于應昌。歲在戊辰。蕩除胡種於捕魚兒海。天道何昭昭哉。

夏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

上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知之以此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戊申徐達平河南。遂取嵩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於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旣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先鋒。彼軍奪氣。達遂揮

衆乘之。俘斬無筭。脫目帖木兒將散。走陝州。達遂進營於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指揮任亮招撫嵩州。壬子。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執其平章外兒等。分兵取未附諸山寨。

禁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壞。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

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禮。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與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丁巳楊璟克永州

先是平章楊璟進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璟擊敗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盛兵圍之。久不下。乃命指揮胡海洋等。於各門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藥灰。叅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二鼓。璟督兵四百攻之。胡海洋等踰城入于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登思

誠等就執并獲其全城士馬璆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於是未陽等州皆遣人降

蒙古守鞏縣孟夏寨叅政李成守福昌知院張興守鈞州將哈喇魯守許州右丞謝孚皆來降○辛酉常遇春下汝州遂下邲縣○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取陝州蒙古守將脫目帖木兒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癸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叅政汪廣洋爲山東叅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叅政

上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朕數陳王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爲

山東叅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負上恩帝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之所能也朕之用人因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卿才力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人而不愛一介乎安乃頓首受命

以陝西盧氏縣隸南陽府○甲子車駕發京師幸汴梁上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畱鎮守關以遏其援

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

馮宗異入潼關。請益兵於徐達。達調僉事郭子興等守潼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馮宗異進兵攻潼關。初蒙古李思齊、張良弼聞王師取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良弼營。思齊乃移軍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及王師至關。思齊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麟城。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蒙古守將望風奔潰。五月庚午徐達自河南進至陝州。馮宗異請益兵守潼關。達調僉事郭

子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丙子馮宗異還軍至陝州徐達與之俱還河南。

己卯廖永忠等克廣西梧州等州

征南將軍廖永忠叅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同永忠兵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閩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歿張翔赴水歿亮祖駐兵於藤州於是潯容貴橫鬱林等州郡以次皆降。

庚寅車駕至汴梁

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

上勞之曰大將軍

與將軍率師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河洛亦甚勞矣遇
春頓首曰此陛下威德所至臣等奉遵成筭得效驅馳
臣等之幸也徐達尋自河南至見上上勞之曰將軍
帥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
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
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
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
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上復召問達今取
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遠
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良弼李思齊失

勢而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搏其孤城必然克之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提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志理自當與彼氣運旣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卽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而退

甲申蒙古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日个身具 卷之五
時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亦相繼歸附 上下詔諭意
令益堅乃心以寧吾民先是元旒訪使廬山海牙守雷
州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以克廣州專諭海牙海牙以
爲詐殺使者至是聞廣州已下海牙與南走交趾故羅
福遂以城降

壬戌楊璟朱亮祖等克靖江

楊璟朱亮祖等合兵攻靖江克之執元平章也兒吉尼
其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廉訪司僉事帖木兒普化
元帥兀禿蠻萬戶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自殺先是左
丞周德興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璟旣克永州
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関叅政張彬屯西関亮祖

亦帥師自廣東來會也。千束門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不下。璟語諸將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關口關。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關口關，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至近，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人也。兒吉尼有懼色，復攻其西門，不利。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凡兩閱月。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表觀以書繫矢射環營約降。期以是夜來會。既二鼓，觀總城出見環，備言城中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指

揮使吳興寧等率衆登城而入也兒吉尼開變倉卒起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誚嘗恚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廖永忠進師至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叅政那海遣使詣永忠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師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行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楊璟降元平章阿思蘭初自全州之敗率其餘衆退保象州廖永忠兵至梧州遣指揮耿元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思蘭復遣其部將李

左丞迎拒元壁等擊敗之思蘭窮迫乃遣其子僧保來
納款至是自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
金印五廣西恚平楊璟等自靖江率師還京

陳友定故將金子隆臨將樂攻延平命平章李文忠率兵
討之

陳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等糾合清流寧化散
卒寇將樂勢甚猖獗守禦千戶宋國成嬰城固守至是
賊黨日衆攻城益急國成以援兵不至棄城遁于隆等
遂臨將樂殺知縣馮源主簿蘇兼善乘勝寇延平攻四
鶴門指揮羅德聚千戶李中擊却之復來攻官軍出陣
于城南橋以禦之指揮蔡玉率衆奮斬大敗其衆追至

沙縣之青雲寨于隆等負險拒守建甯衛指揮使沐英遣兵夾攻破之擒谷保上以金子隆未平乃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以邳州知縣李相知和州兼守禦事

相至和州以南鄉銅城堰隳廢日久堰下之田皆沃壤而民不得耕東門石隄傾圮貫城河填塞皆為民病乃吊其父老訓諭集衆修浚之度工計材俾父老之習事者董其役未幾二隄皆成時其啟閉以禁旱澇堰隄周迴二百餘里田得常稔貫城之河東西凡千餘步舟楫便之民賴其利

詔江西行省叅政黃彬統兵領袁州招集諸山寨逋卒○

置刻期百戶所

初選卒伍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爲百戶領屬之。

秋七月蒙古大都紅霧及墨氣起。○勅諭新受北方守令勅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况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上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耻。○復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才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然後可以

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爲對。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置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慄然曰：惡在其爲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先，宜速行之。

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上在汴梁復勅大將軍徐達等曰將軍駐師河洛養鋒蓄銳經營布置已見功績今軍中士卒皆鼓勇思奮秋氣已近糧餉粗足乘機進取維其時矣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將各將精銳悉會東昌以俟征進辛卯

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帝諭之曰朕與卿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捨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父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於心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偏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因恤民艱天厭棄

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無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荅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主上愛民如此。吾屬敢不敬承。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徐達遂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指揮高顯等。將益都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昌。

丁酉。蒙古彬州守將左丰楊以城來降。○閏七月。庚子。徐達等率師取河北州縣。

時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等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達等師至淇門鎮參政傅友德以獲嘉縣尹胡仲信來見達命仲信從鎮撫王處仁守衛輝癸卯徐達師至彰德元年章龍二復出走同知陳某等詣軍門降以右丞楊思祖統和陽衛守之明日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卜艘來歸徐達等師至廣平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大將軍駐城中邯鄲縣尹都文玉率耆老降己酉徐達等師次臨清遣人詣東昌趣都督同知張興祖等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華雲龍將兵從征庚戌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慶仁遂以爲嚮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

顧時浚閘以通舟師。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於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上。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顯毛讓程華等俱以師會。達等師至長蘆。元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達遂徇青州。下之。遣人諭子賢分兵守青州。達等師至直沽。獲其海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達又令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元都大震。

廣東何真率官屬入朝。詔授江西行省叅政。

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爲治者上也。

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卽輸城來降。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上曰。夫能不賈禍於生民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授江西行省叅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平章李文忠破清流寧化諸山寨。閩地悉平。○以張正常

爲真人去其天師之號。

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爲真人印。秩正二品。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

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請忠厚寬大以法天道減節科歛以順人心。上嘉納之。○壬戌白虹貫日。乙丑白虹復貫日。○丙寅大將軍徐達入通州城。冢古主妥懼帖睦爾北遁。關平。

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達朶兒只進巴等遁去。達進兵至通州營于河東岸。常遇春營于河西岸。乙丑。

達命衛吏田中爲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糧得四千一百石。元國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等率衆出都城來禦。遇春擊敗之。擒卜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帖木兒。獲馬四百匹。船百餘艘。國公五十八遁去。丙寅達率諸將入通州城。指揮華雲龍以兵來會。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往北走。大將軍徐達命都督副使孫興祖督軍士脩築通州城。

八月己巳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

詔曰。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自趙宋末世。夷狄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羣雄分爭。未有定于一者。民遭

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拔身行伍，率將渡江，荷天地眷祐，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定，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凡糧餉軍需百物，科徵民無休息，而江右一方，煩勞尤甚，遂收天下平寧之效。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庚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詔改爲北平府。

徐達命馬指揮守通州，造師取元都，師至齊化門，命將填壕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至帖。

木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帖
賽因不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州等戮之并獲
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
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以兵
千餘人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得
暴人民皆按堵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叅政鄭叅政
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
叅政張郎中等遂遣指揮鄧捍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
顯叅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邏
古北諸隘口○元自太祖奇渥溫鐵木真於宋寧宗開
禧二年僭號於兀難河之原國語稱成吉思皇帝傳子

高閣台於宋理宗端平元年滅金景定元年忽必烈即位是爲世祖至元十三年取宋十六年混一天下自太祖僭號至順帝丁未凡十三主一百六十三年自世祖取宋至順帝丁未凡九主八十九年按夷狄爲中國主始於劉淵繼以五胡爲南北朝爲遼金主至順帝北去前後凡一千六十餘年然前此胡主不過竊據一方雖南北平稱而中華之主猶在未有若胡元之時併海內而通屬於夷者蓋至此而冠履倒置極矣我太祖一掃而肅清之使中原之地千有餘年沒於腥羶之中者拯而出之以復見天日真再造天地之功也

壬申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議便民事宜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
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
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
以消天譴。叅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
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懼自省。人君遇災而能驚
懼。則天變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
天寔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聖衷。咎在
臣等。帝曰。君臣一體。苟知驚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
心力。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讀。
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理
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

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卽神仙也。功業垂於簡策聲名流於後世此卽長主不祚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濂對曰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也。

始置六部官統於中書省。○革司農大理二司

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

上乃命李善長等議建六部以分理庶務。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主事以滕毅爲吏部尚書樊曾璞爲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爲戶部尚書少卿劉誠爲侍郎錢用任爲禮部尚書世家寶爲侍郎陳亮爲兵部尚書朱珍爲侍郎周禎爲刑部尚書盛京輔爲侍郎張仁爲工部尚書張文爲侍郎。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見。上諭之曰朕肇基江左軍務方殷所以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至爲要職凡諸政務須屬心爲朕經理或有乖謬則貽患於天下不可不慎。

改太監復置回回爲司天監○御史中丞劉

基致仕

初 上以北巡也。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等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雖內府之事亦宜糾舉。基素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卽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基啓皇太子捕寘諸法。人皆側足畏基。會中書都事李彬。奸事覺。彬素附善長。竊弄心。福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帝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于神。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帝還。怨基者多。訴於帝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帝皆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許之。

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

己卯大赦天下○癸未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爲大興左衛。淮安衛爲大興右衛。樂安衛爲燕山左衛。濟寧衛爲燕山右衛。青州衛爲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爲永清右衛。帝以元都旣克遂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別留兵三萬人分隸六衛。令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詔以御史大夫湯和爲偏將軍。與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達征山西。先是湯和自福建還慶元。

上命造海舟運糧往直沽候大將軍征發是歲海多颶。

風不可行，乃詔和以糧儲之。鎮江還京師，至是命從西征。

戊子，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將兵略大同。

○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故金時舊基也。○甲午，命右副

將軍馮宗異率兵從大將軍徐達取山西。○九月，戊戌，改

故元都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門爲德勝門。○癸亥，下詔

求賢。

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有司之失於敦勸歟？朝廷之疏於禮待歟？

抑朕寡德不足以致賢歟。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若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于木小大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驕驕之材能歷險置遠若使攫兔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上手詔

中書省臣曰昨有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
二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
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
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練達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
用以養忠直之氣此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
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
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
以亡者坐不用此耳○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
道路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
職乎命中書省黜之

甲子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叅政傅友德等率兵北平取未下州郡○都督張興祖下永北○乙丑副將軍常遇春下保定府以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府以指揮董勳守之遂帥師趨真定○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下河間府以廣武衛鎮撫劉聚守之○己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下懷慶以指揮紀斌守之○壬申馮宗異湯和取澤州丁丑取潞州○戊寅以元都平詔天下○大將軍徐達克雄州以徐州衛鎮撫程信守之○命毀蒙古水晶宮刻漏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鈺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

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丁酉定正旦朝會儀。○十一月己亥定諸祀典。

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祭祀。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谷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禁止。○上諭群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片紙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膏脂。以此充實神庭。徼福私

身神可欺乎。惟爲民禱，祈如永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命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諭宿衛武臣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談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民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外使

月
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
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遣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才必爲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
銳者質或輕剽敦厚者性或迂緩辯給者行或不逮沉
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原吉等曰陛下昭德四
海正賢俊丕應之日臣等敢有不盡其心上曰人材
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
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慎之

辛丑建大本堂

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各儒以教太子諸王分

班固曰。仍選才俊之士。以伴讀。上既立皇太子。以定大本。戒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不保。天下生民受殃。可不懼哉。○上嘗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內史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惜人民。天下怨之。身歿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

當記吾言。常存警戒。○土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艱。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屢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治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上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且言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反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

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脩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申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導，因質贊助，乃能成德。○擇汝等爲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戒監者，采然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覽觀，以廣智識，亦有

助於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
賢聖之君。雖治平之世。而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
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不顛覆者。故嘗戒
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正身脩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
然。况於爲君爲王者乎。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萬世之
福也。○上諭太子賓客王儀。太子諭德秦鏞。盧德明。張
昌曰。範金鑿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
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
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
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異日爲政。自
然合道。卿等勉之。

甲辰封孔希學爲衍聖公。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一
希學孔子五十六代孫也。命襲封衍聖公。仍置官屬。曰
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又
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錄各一人。及立尼山洙
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三家子
孫徭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權用。授希學誥曰。
古之聖人。自羲農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
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代有因革。至于孔子。雖
不得其位。會羣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
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
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

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御之初。訪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太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領襲世儒。益展聖明之用。於當時。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哉。

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叅隨王成守之。○癸亥手詔召御史中丞劉基。命以來春舉行籍田禮。○甲子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十二月徐達克太原。蒙古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

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鴈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至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帖木兒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營。

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跌一足。踰帳後出。乘驛馬從十八騎遁去。迨日。豁鼻馬遣其子來

報達等勒兵進營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擯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擯廓帖木兒遂走甘肅。

置潁州衛。命指揮僉事李勝守之。

潁州自元季韓咬兒作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上自如汴。道過其地。遂命勝築城立衛。招集流亡。民始復業。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

監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師人民猶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散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不可

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議。

副將軍馮宗異等克擒氏。擒蒙古右丞賈成。遂克平陽。擒其右丞李茂。○副將軍馮宗異克絳州。擒蒙古左丞田保。徐伯昌。○起復濟南知府吳亮為禮部尚書。○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詔立旗幟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於公署後。以霜降日致祭。○遣符寶郎僕斯以即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賜璽書高麗國王。王顯知之。

知文
○遣知府易濟秦詔以卽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示安南

江左陸翀之全校